

鶴林玉露

地集 下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啟運宮望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

門
號 133
卷 6

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慈寺後有望發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
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某宗。靈監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
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
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花香邊躡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求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主寸々絲司馬要
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求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鷗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

傳本三篇
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
允文史弥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溥言
歸沐盖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
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父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
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
識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大公丹書
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
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
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
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一大簾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蒲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貢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因當作困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

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芥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贊屋左肅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杲、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

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諲舉勢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德。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檜勢正炎々。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

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諲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

所謂諸有_二作_レ姦_一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_二一人敢興_一單辭
之謗後士倚信亦卒無_二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_二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
舐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有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宋壽皇
宴因談有核上問容齋鄉鄉里何所產容齋番易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其嘗陋三
公之對昔其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遂一

還宅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它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計喫入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
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
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輒感曰。
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

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
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
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衛。資粧一萬八千緡。紹
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
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
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
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

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
官既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木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

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神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捐時卽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日樂
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
赴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二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困黃州詔馮榘援斬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
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
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
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再告曰城
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
于江未二月文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
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
且爲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復廟太學今方
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
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
立建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
斷爲二十塊挂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東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板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入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
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
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太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蓄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䟽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相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鍼慰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慰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
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俟。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其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
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
它皆倣此。葦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
能成。公益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
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二徑誠齋東園有三徑其
宗御書再開三徑是劍明誠齋庵有頃刻能開七花門
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門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
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魯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
白石青苔徑也不傳詩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宋端平初舉辟召
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掌捥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亦樂哉涵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
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爲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然鶴驚猿碎舊隱。鞭鸞客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襲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著。荆公詩云。平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

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太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靖，觀鳴鵒小楚之詩，悲哀急迫，及於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
夏，猶有慙德慄々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往々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々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

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
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
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
云

○始皇袁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
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
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
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
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
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陳氏鶴林玉露卷之六

謝安嘗問謝安曰子之問舍公意何如謝安笑曰
吾嘗問謝安曰子之問舍公意何如謝安笑曰
吾嘗問謝安曰子之問舍公意何如謝安笑曰
吾嘗問謝安曰子之問舍公意何如謝安笑曰
吾嘗問謝安曰子之問舍公意何如謝安笑曰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地集

○兄弟偈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乃言語莫傷
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
足以啓人女子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
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
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

字書鮐魚狀如鮐
牛大者尺餘腹下
白北背青黑有黃
文老人皮膚滑
瘡背如鮐魚正
字通河豚別名

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
馬游嬉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
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
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
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
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
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
劉大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今待兒意真代書姜
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
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浣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之者何隨機應變足
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珩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

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宋，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

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二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其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獲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阜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阜，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官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
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宅
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貨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宋嘉熙間江西峒子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
兵守備一日五吏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
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
乃寧吏輩携竹籬木桶公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

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誦功擢守
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
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
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
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廣
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
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
著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
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
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
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
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
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
名上字係脩福州
光宗廟諱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
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
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
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
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卽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

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
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
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
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宋淳熙間。廬陵有惡少。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
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

之々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
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
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
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
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
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
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

勝言。遇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
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
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
用杜詩意。

○師子駒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官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駒。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撫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

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揚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蘓頌演論語解。云。人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

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曾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聚爲日

星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穎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
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
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
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々魯中叟弥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
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

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
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稱檢校爲經
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
以此相汚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
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位曰臣得遠貶
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
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
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

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
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
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
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
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_二一句疊_三二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
已先紅撼々淒々葉々同是也有一句連_三二字者

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々深闌子規是
也有_二兩句連_三二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是也有_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_々河
畔草鬱々園中柳盈々樓上女皎々當窓牖娥々
紅粉粧纖々出素手是也有_七聯疊字者昌黎南
山詩云延々離又屬夫々叛還還喁々魚闕落落
落月經宿闇々樹牆垣嶽々架庫廡參々削劍戟
燦々銜瑩琇敷々花披葉闌々屋摧雷悠々舒而

安元々狂似初超々出猶奔奔駭不懋是也近
時李易安詞云尋々覓々冷冷清々淒々慘々戚
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二婦人乃能新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已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爲有不爲守已法也

○韓璜廉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
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

即行部詣番禺王憂其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
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
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
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
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
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
大作韓踖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
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
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
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
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
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轎諸
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
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
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

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
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老者天下之太老也故各
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
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
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者老受文王之養平屈

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塩梅相成各以一車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弄龍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帝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弄龍之對

○自警言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

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
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蘓子卿啣雪啖甕
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
子而沉洞房綺練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蘓子卿也近時劉

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日火
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
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下不經
意惟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
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
知尤物移人雖大智不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
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舉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
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
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
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
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
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
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

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
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
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
吾土芳魯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
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魯未有考其文而論其
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

逐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
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
終峻真華之丞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
邁故憂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
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大白鳳凰
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歡班超
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
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

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
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
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
題詩云大資孫子太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
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
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窓下
北窓亦平甫之意也

○朱溫母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鄰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宗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咸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二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父擗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

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
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新刊鶴林玉露卷六

